

經

義

雜

記

經義雜記第二十七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僕展軛

禮記曲禮僕展軛注展軛其視釋文軛歷丁反一音領
盧云車軛頭軛也舊云車闌也正義曰舊解云軛車欄
也駕竟僕則從車軛

疑

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

盧氏云軛軛頭軛也

續漢志注引作車軛頭也

皇氏謂軛是軛頭盧

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軛一則欄之軛字不作車邊爲之

案說文車部軛車軛開橫木从車令聲軛軛或从需司
馬相如說則軛字義當從盧解爲正據說文舊解亦得

備一義蓋馬季長說

唐月令

鄭樵六經輿論云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案唐書藝文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又陸善經脩撰官吏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開成石經禮記月令用明皇刊定本爲第一以曲禮爲第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禮記月令亦以

唐月令附注據鄭漁仲語知宋時國子監禮記尚用唐
改本惟私家用鄭注本耳未審何時改復

服杜解左之誤

左傳昭廿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帥師圍潛賈逵注云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

正見

義及史記集解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左尹郢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

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案史記吳大伯世家云四年王餘昧

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
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

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據此則光爲諸樊子僚爲夷昧子杜本史記是也正義引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此用公羊說也案公羊傳襄廿九年云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則以僚爲夷昧之庶兄者本公羊傳但不及史記之可據耳又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從先君命則國宜季子如不從則我宜立何注闔廬謂之長子光是公羊亦以光爲諸樊子事若克季子與史記及杜氏合服云夷昧生光非是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注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正義曰恐已死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苦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史記吳大

伯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案刺客列傳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吳世家作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吳世家作是無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索隱曰母老子弱是專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謂專諸欲以老嫗託光

義非允愜案光曰我爾身也乃是聞專諸之辭而深喜
求助之言謂光身卽子身光惟子是賴矣服杜用彭仲
博說以爲專諸之母老子弱誤也惟王肅義與史記合
此條從王肅

俗本詩集傳

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集傳云吳氏曰韓詩作思

見韓

詩外傳卷一今本誤改爲息詩考最外傳不誤俗本刪此七字案王伯厚詩考

序云朱文公集傳不可休息從韓詩本此常棣外禦其
務集傳云春秋傳作侮罔甫反旣引其文卽從其義故
下云有外侮則同心禦之乃今本改云晉侮刪春秋傳

等八字四月爰其適歸集傳於爰下注云家語作奚故
下云奚何也乃今刪家語作奚四字而改爰爲奚案毛
詩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韓
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說苑政理亦作爰惟家語辯政
作奚必主肅私改以異鄭朱子不覺其非故誤從之然
雖用其義尙未改其文若如今本竟作奚使未見集傳
原本者能不致疑於朱子乎假樂假樂君子集傳云中
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俗本但作音嘉二字以及
何彼穠矣之作穠終然允臧之作焉遠兄弟父母之作
遠父母兄弟羊牛下括之作牛羊不能晨夜之作晨碩

小
大且篤之作實不可異也之作亦胡然厲矣之作爲朔
月辛卯之作日家伯維宰之作家如彼泉流之作流泉
小晏卿同降予卿士之作于凡此余初以爲朱子之誤後考
之有年獲見宋元板集傳知並俗本刪改之失也

九達謂之達

釋宮九達謂之達郭注四道交川復有旁通釋文達本
或作廋字林云與達同詩施于中達傳達九達之道正
義曰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
云達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鄭城內
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又

春秋正義曰

一年

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

道是可驗舍人樊光孫炎之徒皆同斯說故郭氏本之

說文九部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从九从首達

馗或从辵从圭釋名釋道九達曰達齊魯謂道多爲達

師此形然也又文選注

見十一又二十一

引韓詩施于中馗

薛君章句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諸義皆用爾雅

左傳隱十一年桓十四年及大達莊廿八年及達市宣

十二年至于達路杜注皆以爲道方九軌周禮以易

爾雅與先儒相乖劉光伯規杜以達爲九道交出謂國

國皆有達道其說當矣孔仲達言李巡注爾雅亦取並

軌之義

與上劉說皆見者
秋正義隱十一年

單文未足證也依說文則正

作𩇑重文作達韓詩作𩇑爲正字據釋宮釋文知爾雅

亦作𩇑初學記載爾雅注述一曰𩇑與許書合

鳥夷皮服

禹貢冀州鳥夷皮服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鳥
爲鳥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
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
孔傳雖讀鳥爲鳥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又
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集解引鄭注云東北之民搏
食鳥獸者

揚州作鳥夷張守節正義曰蓋漢書地理志
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

漢書地理志

冀州揚州皆作鳥夷師古於冀州注云此東北之夷搏
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
皆象鳥也於揚州注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是可知
今習作鳥爲誤矣釋文引馬融作鳥必非原本馬氏當
與鄭王同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
是北宋孔傳尙作鳥字大昕案後漢書度尚傳椎髻鳥
語之人章懷注引書曰鳥夷并
服今本改
鳥爲鳥

說文獬字

說文犬部云獬秋田也从犬璽聲祿獬或从豕宗廟之
田也故从豕示示部新附云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

云古文禰也徐鍇本以禰爲說文本字注云秋收也从
示爾聲獵者所以爲宗廟之事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
于俎則君不射故从示又祖禰也案爾雅釋天釋文云
獮息淺反說文從爾或作禰从示又玉篇犬部獮思當
息淺切秋曰獮殺也亦作禰獮同上則知秋獵字以从
犬从爾爲正玉篇从爾卽爾之聲說文糸部有爾注
衣也从糸从虫菑省古典切部無爾是當以爾雅釋文爲正今徐
鼎臣本从犬从璽不可從玉篇云獮亦作禰陸德明引
說文云或作禰从示知許書本有示文从示字但大徐
本旣以獮爲禰因改禰爲禰小徐本於犬部移入示部

尙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爲永部新附字則益失之矣犬
部祿經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永當爲禱猶或从
永宗廟之田也故从永方合或說文本有祿字而注有
誤亦未可知

用寶珪沈于河

左傳昭廿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河釋文木或作沈于河沈直陰反又如字案漢書五行
志中上云王子鼂呂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幾呂彼神助
師古注湛讀曰沈爾雅祭川曰浮沈與陸氏所見本正
合依漢志古文沈作湛顏讀爲沈是也杜注云禱河求

福與師古引爾雅義同然則沈字當有志又云甲戌津人得之傳作諸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是時王子量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爲石豈將爲殿也後二年子量奔楚而死

香合香其

曲禮記下黍曰薌合梁曰薌其釋文薌音香正義曰氣息香大祀疏云言此梁香可祭云案說文無薌字玉篇艸部薌許其切穀氣亦作香又荀子非相芬薌以送之史記滑稽傳微聞薌澤義並作香則薌卽香之俗也說

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薌合薌其正

宜用此香字徐鉉新附薌字於艸部訓爲穀氣誤也

謹案士虞禮香合賈疏曰下曲禮云黍曰香合梁曰香簋禮記內則膳膏薌周禮庖人作膳膏香其字

說文以爲豆莖義不合釋文云字又作簋說文簋斂也

其籀文簋經傳皆通用其爲語辭今注云其辭也知本

作香其也釋文其音基王晉期期時也正義曰穀秬曰

黍秬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則合既有義其不

宜獨爲語辭且稱薌黍梁並同若其爲語辭梁無定名

矣古聲其期同王肅訓時足備一義存此以見不偏袒

於鄭氏正義采王說而不錄此條者因與鄭異耳

周禮大祝

釋文香其音基儀禮士虞禮
釋文香合本又作薙音同

孫主改讀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勿之
忘矣注則之言曾釋文以爲極亡主以極字絕句亡作
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案注義亡字當上
屬極字略讀孫叔然受學鄭之門人而如王分句誤矣
若王肅改爲忘則弗之忘更不成文理可知鄭之離經
爲最當後學所當遵守而不輕改焉者

腐牝曰麋

詩吉日鹿麋麋箋云麋牡曰麋案正義曰釋獸云麋

牡麋牝麋

舊本麋麋字互倒
是近人依今本爾雅改

今據下文乙正
是麋牝曰麋也

郭璞引詩曰麋鹿麋麋鄭康成解卽謂此也但重言耳
音義曰麋或作麋或作麋是爲麋牡曰麋也則鄭箋所
用爾雅與郭本不同詩釋文云麋牡下音茂誤同郭本
矣今注疏木作牡是依釋文改也玉篇鹿部麋牝鹿也
麋又云牝鹿誤廣韻十一模麋牝麋也
五質又同郭本皆與詩箋合羣

經音辨卷七云鄭以麋鹿牝也麋麋牝也謂祁當作麋
麋麋牝也所見鄭箋猶未誤

潛穆也

詩潛潛有多魚傳潛穆也正義曰釋器云穆謂之潛李

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慘
郭璞曰今之作慘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
藏隱因以簿罔捕取之慘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
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慘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釋
文慘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傷參小爾雅云魚之所
息謂之櫓櫓慘其謠慘今據爾雅釋文改正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

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
旁參案釋器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并詩傳並米旁作然
則正義謂爾雅作木邊者特據郭改本耳然毛詩傳爲
先秦古書與爾雅舊經正合古文多假借豈可以偏旁

拍之小爾雅見孔叢子乃漢魏人所作郭氏據以追改
爾雅誤矣且小爾雅楷字爾雅作潛毛詩作潛亦可據
小爾雅改乎太平御覽八百卅四引鍵爲舍人曰以米
投水中養魚爲潛此穆字从米之證詩正義引李巡作
以木投水字之誤也如本作木當如孫郭注言積聚柴
木不得云以投水中也

說文米部楷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其聲楷籀文楷从皆

穆古文楷从參與毛詩傳合

爲其拜而羹拜

曲禮記介者不拜爲其拜而羹拜注羹則失容節羹猶
詐也釋文羹拜子卧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租嫁反

又子猷反盧本作蹲正義曰坐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
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夔詐也言著鎧而拜
彩議不足似詐也案夔字不知所从玉篇夂部作夔云
亦作夔引禮記無夔拜此誤韻廿九過云夔經典作

夔考夔夔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夔字于夂部以爲从
夂坐聲與篇韻合又盧侍中本作蹲說文足部云踰踰
也从足尊聲拜而蹲拜者以甲鎧在身不能折腰故欲
拜如夷踰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夔蓋蹲之俗說文又
行遲曳又夂象人兩足有所踰也此危切此字从坐从夂
當爲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

鑄堂諱案廣韻
廿三竟贈坐也故云猶詐矣

易爲智力

禮記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注示讀如寅諸河于之真真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
知力者也釋文知力音智本亦無力字案易爲知力言
易用智力治之也若無力字則知當如字言易爲知識
其義淺矣正義曰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於掌
中似孔本亦有力字

狝狗

左傳襄十七年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釋文瘕

狗徐居世反一晉制字林作猧九世反云狂犬也案說
文广部無瘕字犬部猧狂犬也从犬折聲春秋傳曰猧
犬入華臣氏之門論衡盛煩云獒犬入華臣之門與說文同有之門字猧猧大也
从犬呈聲然則左氏古文本作猧瘕與猧聲相近俗字
也字林卽本說文漢書五行志載左傳亦作猧狗蓋據
西漢儒傳授之本故與許合淮南子十三則因猧狗之驚以殺子陽高注云國人逐猧狗以亂擾

先生如牽

詩生民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
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案說文犇部牽小犇也

詩釋文正義
引說文皆同

从犴大聲讀若達牟牟或省據鄭箋知達
本作牽達爲說文佻達字因牽讀若達故毛詩以同聲
字借用初學記獸部引說文曰牽七月生羔也佻達切
說文以犴爲五月生羔犴爲六月生羔牟字列二字之
下是當從初學記所引爲七月生羔先生如牽謂后稷
如牽之七月生也上文誕彌厥月言無待滿其月也以
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坼不副無落無害
以美異之如箋言終人道十月而生是未足爲異矣正
義釋傳謂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非訓達爲生則
沈重讀毛如字非也

告之話言

抑慎爾出話傳話善言也又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告之話言說文作詒云詒故言也案說文詒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論猶文詒从會又詒訓故言也从言古聲然則出話之話當从昏聲从昏从會故訓爲會合會合所以善也話言之話當從古聲从古故云故言又云古之善言毛傳說文義甚分明釋詁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

告見力
政正義郭璞

注詩曰慎爾出話盤庚中乃話民之弗率孔傳話善言立政自一話一言傳以話爲善左傳文六年著之話言

杜注話善言也此並從昏訓善之證若爾雅釋詁毛詩
詁訓傳及抑告之詁言並从古文聲釋文作話音戶快反
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矣猶幸有說文作詁四字使後人
知許叔重引詩本作告之詁言乃今說文詁下不引詩
而有詩曰詁訓四字語下引傳曰告之詁言此明是唐
人據其時詩本竄改何以明之慈民古訓是式傳古故
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每與毛傳合如今本所引
則以今古之古爲詁訓之詁矣小徐本說文無曰字直
作詩詁訓三字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語言注爲作善言
遺戒杜以傳文是著故云遺戒下文別有告之訓典方

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語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詒字而左傳有著之語言疑此或其駁文遂改詩作傳改詒作話移入話字下而詒下別撰詩詒訓以實之故與釋文引說文及烝民傳文六年傳皆牴牾

柏黃腸松黃腸

方相氏注天子之梓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釋曰引漢法爲證檀弓天子柏梓以端長六尺言柏梓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爲梓之裏故漢依而用之又鹽大記君松梓大夫柏梓正義曰君松梓者君諸侯也應云以松黃腸爲梓應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梓者以柏爲梓不用

黃腸下天子也案盧鄭禮注有柏黃腸松黃腸之文曹氏以爲本之漢法而未詳所本今考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次輿梓柏黃腸題湊又續漢書禮儀志下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劉昭注補引漢舊儀曰梓棺柏黃腸題湊此皆盧鄭所本也

檀弓下梓梓以端注以端題湊也

隕霜不殺草

漢志中下云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曰爲草妖也劉向曰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

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殺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何注公羊云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霜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霜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霜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范解穀梁

引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何范義與董
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今十月杜注左氏以長厯校
經十二月爲誤云十一月今九月與先儒異

不明爾德四句

蕩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漢志
引作爾德不明曰亡陪亡卿不明爾德曰亡背亡仄案
上文女無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國德與德側韻漢志
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間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
相應較今本似得之晉書五行志中正同當本班書也
今本時字疑誤王伯厚詩考載韓詩外傳亦作以無陪

無側近本多改同毛詩又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遊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此說較毛鄭爲勝如傳箋則二句皆言無賢人如漢志則以無背無側爲不知反側小人以無暗無卿爲不知卿大夫君子女然于中國者德之不明也敎絕以爲德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二語用鄭此所謂不別善惡也

好是家嗇

桑柔好是稼穡釋文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
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
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
稼穡卒痒始從禾家鄭箋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云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
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
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箋稼穡維寶代食維好云
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又箋
稼穡卒痒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然則好是稼穡稼穡

維賈鄭作家齒不與下稼穡卒瘁同陸氏之言是也釋
文稼作家穡从禾然云本亦作齒可見舊本皆作齒矣
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則
孔本已作稼矣故引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又引
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賁也孔以爲傳意當然故釋傳
用王肅詩然正義所用毛詩則鄭箋本非王肅本也今
反從肅說以改鄭義并易其經字不審甚矣且釋文云
家王中毛音駕疑肅雖以家齒爲稼穡尚未敢遽改經
字殆後人又因肅義而改耳琳向謂孔氏學識往往出
陸氏下此條尤可證云賈昌朝羣經云辨卷三家種也

音嫁詩好是家穡今文作稼此據釋文也

僮童字今反用

說文辛部童男有鼻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
人部僮未冠也从人童聲據此知童子字當作僮僮僕
字當作童今多反用之案曲禮下夫人自稱於其君曰
小童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釋文童本或作僮則經典
不誤特寫者相承亂之耳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七

經五千九百十七字
注六百九十三字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八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盧子幹行略

范氏後漢書盧植傳載子幹言行疎略

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詔盧

植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奏

植抵罪遣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剋晉袁宏後漢紀孝

靈紀下所載較詳足補范史之闕今錄爲景仰者有考

云靈帝中和六年九月甲戌董卓大會羣臣于崇德殿

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治也今皇帝閭弱不

可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

何如公卿已下皆惶恐不敢對盧植對曰按尙書大甲

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此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爲宏農王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疾卒

水經濕餘水注

引續漢書口尚書盧植隱上谷軍都山

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

與北海鄭元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后家

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眴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爲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爲政務在清淨宏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勅其子斂具單衣葬以土穴其子從之

聲如腐脆之脆

周禮小宗伯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注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窆皆爲穿杜子春讀窆爲冢皆謂葬穿墳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窆聲如腐脆之瘠釋文腐脆之脆七歲反舊作瘠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

臙字音干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則與劉音爲協
 沈云字林有臙音卒臙者牛羊脂臙者與易破恐字誤
 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臙已下皆非鄭義琳以
 說文肉部臙小與易斷也从肉从絕省此臙臙與易破
 也从肉龜聲七絕切據注云皆謂葬穿墳也南陽人名穿
 地爲竈其義當用易破字但釋文定從臙字易斷易破
 義得相通陸云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知故作臙字作
 臙者蓋後人依字書所改未足據也陸云舊作臙沈重
 云臙者牛羊脂恐字誤然注疏本作腐臙之臙正從舊
 作臙其上一字作臙乃依釋文竄改耳古人或以聲借

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爲誤也義則可通聲恐未
協疑當作聲則可通義恐未協又疑此十九字非陸氏
本文或後人語竄入

珣璧

爾雅釋器璧大六寸謂之宣釋文宣如字本或作瑄音
同郭注漢書所云瑄玉是也案漢書郊祀志有司奉瑄
玉孟康注用爾雅字作瑄又藝文類聚八十四引爾雅
亦作瑄考說文玉部無瑄字有珣字云醫無閭之珣玕
珎周書所謂夷玉也从玉旬聲一曰玉器讀若宣知爾
雅璧大六寸謂之宣字當作珣許云一曰玉器者以與

珣珣其字同義異故讀若宣後人用其同聲者已非正
字又於宣旁加玉則誤甚矣徐鉉新附有珣字云璧六
寸也从玉宣聲不知說文本作珣也

宛邱中央下

詩宛邱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
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
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今本郭注但云宛謂
中央隆高謂邱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爾雅上文備
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
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

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又爾雅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
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又元和郡
縣志載爾雅注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
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爲菀音
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以爲中央高者以
其四方高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也又下云
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曉故重辯之旣言邱上
有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
潦所止之邱但頂上污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
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

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
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

廣雅釋言
偃仰也

一成曰坏

書禹貢至于大伾傳山再重曰伾正義曰釋山云再成
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
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元云大伾在脩武武德
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
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
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案臣瓚云成皐縣山又不
一成是瓚以一成爲坏不同僞孔說又水經注五河水

云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爲邱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非也案說文土部云坏邱再成者也从土不聲據鄭善長引許呂並以爲一成孔安國以爲再成者非是可知今本說文作再成者乃俗人依孔傳所改當據鄭注校正郭注爾雅引書曰至于大坏是郭氏亦不依孔傳也又漢書溝洫志注鄭氏曰山一成爲伾在修武武德界張晏曰成皐縣山是也義與爾雅同唯顏師古注地理志用孔傳再成之說足證唐人無識坏當從說文从土不聲爾雅亦同書作伾正義作岍釋文伾本或作岍韋音岍爾雅釋文作韋

經音 字或作𪔐水經注四十斤江水史記夏本紀正義
作邳皆非正字

鳥島聲同

說文山部島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从山鳥聲讀
若詩曰葛與女蘿又釋名釋水云海中可居者曰島島
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案說
文云島鳥聲釋名云島亦言鳥可知二字同聲矣故禹
貢冀州鳥夷皮服楊州鳥夷卉服孔傳皆讀鳥爲島也

葵蘆菴

爾雅釋草葵蘆菴郭注菴宜爲葵蘆菴葵蘆菴葵蘆大

根俗呼電葵釋文蒹郭音蒹蒲北反案說文艸部蒹

蒹似蕪菁實如小水者从艸服聲蒹北切蒹泉實也从艸

肥聲房未切可證施宜爲蒹矣後漢書十一李注引爾雅

曰突蒹蒹音步北反字或作荀據說文及後漢書注

知爾雅本作蒹郭本以形近致誤耳荀俗字說文所無

有蒲與茄

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而倭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案釋草荷芙蕖其莖茄說文茄芙蕖莖从艸加聲荷芙蕖葉从艸何聲毛鄭皆以爾雅爲據與說文並合

但毛讀荷音何鄭意則以荷爲茄正義曰如爾雅則芙
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
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
茄字者也考毛鄭異義據經作荷傳云芙蕖是毛詩作
荷矣樊光引詩作茄是三家詩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
茄正合故鄭據之以改毛義荷茄二字聲本相近詩君
子借
老珈與河何韻春秋成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國語周語
柯陵之會風俗通義引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
淮南人閒云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是荷茄聲近之證但作芙蕖葉說雖覺顏色
之美未見容體之妍作芙蕖莖說則自存綽約之韻亭
亭之態兼之華與葉皆本於莖也作茄允協

𦵏夫離

釋草莞苻離其上蒿釋文莞本或作𦵏謝音官郭音桓
字林音緩俗音關苻離力知反本或作離案說文艸部
莞艸也从艸完聲𦵏夫離也从艸𦵏聲蒿夫離上也从
艸鬲聲則爾雅當作𦵏今作莞乃別是一字釋文云本
或作𦵏𦵏卽𦵏之譌今本作離與說文正合

人莧

易夬九五莧陸夬夬釋文莧閑辯反三家音胡練反宋
衷云莧莧菜也虞云莧蕒也

李氏集解載虞翻說此異疑此非仲翔語

正

義引董遇云莧人莧也李氏集解引荀爽曰莧者菜柔

而根堅且赤案齊民要術卷十人莧下引爾雅蕒赤莧

郭注云今人莧赤莖者

日疏本作赤莧一名蕒今莧菜之赤莖者乃誤以那疏當郭注

也單注本作今之莧赤莖者之即人字之譌

董義與此同說文艸部莧莧菜

也从艸見聲侯澗切宋衷本此侯澗切與胡練反亦近

虞云莧蕒也荀云根赤俱本爾雅

吾代二子愍矣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魯鄭蔡三國譏之楚

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

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
州犁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
代伯州犁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劉炫從服言而規
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犁尋爲圍所殺
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爲伯州犁
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
而規杜過非也漢書五行志中上愍作閔注引應劭曰
閔憂也二子伯州犁行人子羽也顏師古注用杜義以
應說爲非案伯州犁以子皙之欲背誕爲子羽之憂子
羽以假而不反爲伯州犁之憂而二子者各不自知故

齊國子代二子憂之服應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與上
文甚合蓋國子特言代二子憂之亦不論二子之被禍
害與否乃杜氏必欲言王子圍以見國子之言一一有
驗此後人所以疑左傳爲誣矣取意旣迂遠又與上伯
州犂子羽之言文氣閒隔而輕改先儒舊義此杜氏之
失也劉光伯據服言而規杜當矣孔仲達顏師古反從
杜而違先儒唐人之識固如是耳

冢宰有二說

白虎通爵篇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
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

一人爵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又
封公侯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
其養也故兵稱天案別名記說與王度記差合以司馬
爲天官故冢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如天子之大夫耳
此蓋是夏商之制與周禮不合環案司馬順天爲天官此漢初以司徒司馬司
空爲三公因有此說王度記
名記皆漢人所撰不足信也

朋友

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

案論語子
路謗人

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

貨財通而不計憂患其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曰友飢爲之減淡友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案此言朋友之交極切摯篤於友誼者讀之能無興感乎

病不能禮

左傳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云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禮音息亮反據此知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爲已病傳如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故可無不能相儀之

注矣且下云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陸氏不從是也今注疏本又乙改釋文

將其來施

顏氏家訓書證云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考詩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句四字獨將其來施施五字據顏氏說知江南舊本皆作將其來施顏以傳箋重文而疑其有誤然顏氏述江南江北書本江北者往往

爲人所改江南者多善本

江南本有秋之杜河北本秋作狄江南本駟駟牡馬河北

本牡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若以

作牧毛鄭皆云施施而以作施施爲是則更誤經傳每正文

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禮記樂記曰詩云肅雝

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又詩邶谷風有

洌有潰傳洌洌武也潰潰怒也箋云君子洌洌然潰潰

然無溫潤之色釋文引韓詩亦云潰潰不然之貌檜匪

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漢書王吉傳引此詩并引說曰

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是可知

毛鄭皆云施施與正文悉單作施爲各成其是矣詩十

交噲者背偁傳噲噲噲者偁者箋云噲噲者偁者
相對談語禮堂謹案宛邱坎共擊鼓傳坎坎擊鼓聲

不問有所費

禮記曲禮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造不問
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
人者不問其所欲注皆爲傷恩也釋文不問其所費一
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案鄭注與人者不問其所欲云
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或之言有也是可知上
句不作不問其所欲矣然則三句皆當如釋文說作不
問有所費不問有所欲不問有所舍蓋有所正與弗能
相對已旣弗能不當問其有否也唐本皆作其字蓋因

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句而誤今據注及釋文正之

左傳衍文卅二

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正義曰傳文於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少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何以知其然二十二年傳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杜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婢子不當舍此而注彼也又此注云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若有此辭不

煩彼注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二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今定本亦無釋文云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案正義說後人妄增者至唯君裁之止凡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則連下乃舍諸靈臺五字方合數然此句杜氏有注釋文亦云鄆縣音戶則陸亦不數下五字與正義同七爲二字之譌耳正義引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今本同唐石經作匪以玉帛相見又引注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今本無夫人二字案有之是

毛本注疏誤以釋文曰上天降災云云作注尋杜注又
譌作是杜注或疑新增之傳爲當有此未考之釋文正
義也釋文所稱古本俱屬晉宋以來舊書唐定本及正
義皆從之可謂有識

席閒函丈

曲禮記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謂講問之
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丈或爲
杖釋文丈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正義曰丈或爲杖
者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
二家可會案文王世子凡侍坐於先生或者遠近閒三

席可以間注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些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據此則曲禮云席閒函丈者猶文王世子云遠近閒三席也鄭注甚確正義亦引文王世子文上言所嚮之方此言所容之地丈或爲杖者古書字多聲借鄭氏以杖爲非故定從丈字王肅見鄭之所棄便取以相異不知一丈爲三席之地其閒遠近有度若以爲容杖之所語甚滑突爲以兩席之閒容一杖之地乎抑容賓主兩杖之地乎肅本文理不順而正義云二家可曾失之不審也

稷曰明案

曲禮記下凡祭宗廟之禮稷曰明粢擇文粢音咨一本作明梁古本無此句正義曰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句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尙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爲酒爲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爲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爲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覲謂免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

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旣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案此當從王秘監以爲無此一句是釋文謂古本無此句古本卽指晉宋舊書陸氏所言與王劭合此一證也周禮大祝辨六號五曰齋號鄭司農云齋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稻曰嘉疏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騶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騶香合曲禮之次稷在梁下稻上如有此句則司農具引曲禮以證黍稷之名無緣獨捨此句此二證也蔡邕獨斷上齊號黍曰薺

合梁曰香其之屬也又云黍曰薌合梁曰香其稻曰嘉
疏獨無稷曰明粢句此三證也士虞禮曰嘉薦普淖明
齊淖酒今文作明粢鄭以普淖爲黍稷故從古文注云
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淖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淖
齊實新也是禮經明齊爲新水作明粢者乃聲近之誤
鄭所不從此四證也鄭司農注大悅引士虞禮剛鬣香
合而不引明齊淖酒是先鄭亦不以明齊爲明粢此五
證也儀禮注引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是或意亦不
以明齊爲明粢使曲禮現有明粢之文或說必以明齊
爲明粢矣此六證也又鄭氏於敢用絜牲剛鬣下注云

豕曰剛瓚於香合下注云黍也於下文用尹祭下注云
尹祭脯也皆用曲禮爲說於明齊漚酒下注云今文曰
明粢粢稷也不以明粢爲稷而單舉粢訓稷引郊特牲
明水泔齊爲明齊之證而不引曲禮稷曰明粢爲明粢
之證是康成意中不知稷有明粢之號此七證也小宗
伯辨六齋之名物注齋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
麥苽則粢者六穀之總名稷固不得專有是稱甸師以
其齋盛注齋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
以名云鄭以粢是總名故用爾雅以稷訓粢之義而自
爲之解如此賈公彥曰鄭以意解之無正文故言云以

疑之

見土虞禮
普淖注下

使曲禮本有稷曰明粢之文鄭正可引

以爲證不必先引爾雅次自爲之說以通之矣此八證

也凡經文有煩簡不同者正義或引他本與盧王禮注

以證明之如此本有稷曰明粢一句正義亦必博引他

本及盧王之禮以證其當有

豕曰剛臘羊曰柔毛
雖曰疏趾兔日明視四句正義

皆引王
肅說

乃正義無文特泛引詩書周禮儀禮爾雅經注

以證當有而又鮮切當是可驗鄭注舊本及盧王注本

皆無此句矣此九證也免曰明視者正義引王肅云目

精明郊特牲水曰明水者土虞禮曰明齊此亦曰清滌

清明義同故酒亦曰清酌粢稷而稱之以明何所取義

漢魏不見有此名號此十證也唐以前書籍尙多王氏
當更有所據後人所見淺狹止能旁引曲證以明其不
當有耳又漢注用經傳與時本不同者唐疏多表明之
如書高宗彤日傳殷曰彤周曰繹正義曰釋天又云夏
曰復胙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
事也公羊宣八年注殷曰彤周曰繹解云郭氏爾雅下
文有夏曰復胙何氏不言者以諸家爾雅悉無今大祝
疏不云曲禮更有穆曰明粢是賈氏亦不信有此句一
疑也甸師疏云此釋經及爾雅特以粢爲號如曲禮有
文賈不應單據爾雅及此注此二疑也

士虞禮疏又引之當是因今文

有明齊故識
復不能定

左傳桓二年粢食不鑿注黍稷曰粢正義

引舍人注爾雅粢一名稷及士虞禮注粢稷也爲證而
不引曲禮然則孔仲達疏他經亦不信此句此三疑也
賈孔並在王劭之後故附末孔氏於此痛駁王氏曲通
僞文誤矣釋文謂一本作明梁亦非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八

經五千九百卅六字
注三百九十二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九

武進學生成琳玉林

馬敗績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馬驚敗績釋文馬驚敗
一本無驚字案注云驚奔失列然則經文本作馬敗績
故注以驚奔失列解之或援注以加經字誤也下公曰
未之卜也正義曰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又縣
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注云公他日戰其御馬
未嘗驚奔皆可證本無驚字

贈增也

詩崧高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傳贈增也釋文作贈送也
云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
云增益申伯之美案箋云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
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
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
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云鄭惟贈送字別則以鄭訓贈爲
送與陸本同誤釋文謂王申毛並同蓋王肅改毛爲贈
送以異鄭耳正義釋經云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
己之美更復自彊不息以增德行又釋傳云凡贈遺者
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

義故云贈增也此言爲深得毛鄭旨矣今徐鉉本說文云贈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

尚書隱顯考

論衡正說云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

下云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

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

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

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
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
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
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
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
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
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
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
在世閒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有百兩篇矣

有蛇自泉宮出

左傳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
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注魯公以爲蛇妖所出而
聲姜薨故壞之正義引釋例曰衆妖自泉臺出如先君
之數人於國聲姜之薨適與妖會而國以爲災遂毀泉
臺書毀而不變文以示義者君人之心一國之俗須此
爲安故不譏也案公羊傳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
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何注
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穀梁
傳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
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范注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

是以喪爲緩若以夫人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又五行志云劉向已爲近蛇孽也泉宮在園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人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其御厥罰而作非禮已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齊是公羊穀梁皆以書毀爲譏劉子政何邵公范武子義同獨釋例改古義以爲不譏恐非是劉氏言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二語尤破的惑

於災異者可爽然自失矣

君子好仇

詩關雎君子好逑傳逑匹也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不嫉妬釋文好逑音求本亦作仇音同正義曰逑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案孫炎云相求之匹是以求訓逑然則孫注爾雅作逑匹與孔本毛傳合又民勞惠此中國以爲民逑傳逑合也箋云合聚也

此申毛與說文合

正義曰逑合釋詁文今爾

雅作仇合也仇合之仇作逑與仇匹之仇作逑正同說

文是邵述斂聚也从彡求聲虞書曰殯述屏功又曰怨
匹曰述左傳桓二年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依孫
叔然知爾雅仇當作述依許叔重知左傳仇當作述說
文人部仇讎也从人九聲此讎怨之仇與匹耦之述異
字而爾雅毛詩左傳皆作仇者爲述之同聲假借也蓋
匹耦之述不論嘉耦怨耦俱用从彡求聲字因嘉耦既
以善相求怨耦又以怨相求嘉怨不同而相求則一即
以關雎詩論之毛意是嘉耦鄭意是怨耦而所用述字
則一俗本注疏經傳作述鄭箋作仇是以臆見區別之
也箋既不云述當爲仇則說異而字同明矣左傳師服

之言因妃仇對文而立異耳又此詩經字當假借作仇
釋文正義皆作逖疑非漢以來之舊陸云本亦作仇可
從也無論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作君子好仇爾雅仇
匹也郭注引詩君子好仇或非盡爲毛詩而後漢書邊
讓傳攜竊窈從好仇李注仇匹也毛詩曰君子好仇文
選景福殿賦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注毛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琴賦要列子今爲好仇注毛詩曰君子好仇
稽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攜我好仇注毛詩曰君子好仇
是可證毛詩之不作逖矣又嘗徧考毛詩逖匹之逖皆
作仇免置趙趙武夫公侯好仇箋云怨耦曰仇無衣脩

我戈矛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正義曰仇匹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賓之初筵賓載手仇傳手取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釋文手仇毛音求匹也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正義曰仇匹釋詁文怨耦曰仇左傳文是可證述匹之述毛詩皆作仇與今爾雅左傳同而作述之爲出後人私改矣

湜湜其止

詩谷風湜以涓濁湜湜其止本作湜湜其止今各本及注疏本皆作止此因經誤作止淺人又於箋首增小渚

曰汙四字於釋文加其汙音止四字誤途不可解矣今

特正之毛公此句無傳箋云涇水以有涇故見謂舊誤

文作涇今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

已之持正守初如止然不動搖正義釋經云言已顏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新昏既皎已爲惡

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

初其狀如止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其標起至亦涇

水以有涇起絕不言毛鄭止字有異說文水部湜水清

底見也从水是聲詩曰湜湜其止編堂謹案玉篇水部

其水清底見即止然不動搖之義與鄭君正台白氏六

帖卷七兩載此詩皆作湜湜其止

王裁案予購得宋本白帖轉不如此先生

所見最爲善本則唐時未誤也朱子詩集傳湜湜其汜下有音

止二字又云汜水渚也疑此誤始於朱子後見潁濱詩

集傳

蘇轍

云汜小渚也呂祖謙曰於洲渚淺處視之謂

之清猶可見也則朱子亦承前人之誤以止爲汜起於

北宋矣

錫堂謹案唐石經已誤作汜

維此王季

詩皇矣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
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
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

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成
鱣引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正義曰此傳言唯此文
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
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
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
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
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
也案此知詩經作維此王季自帝省其山以下言王季
自帝謂文王以下言文王詩四家惟毛氏源流子夏獨
得其真餘三家皆今文不免有誤詩春秋正義皆言韓

詩作文王者據其目見也又云王肅注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無識者見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及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爲誤矣肅之伎倆心術自唐以來無能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昌言之左傳古文也當與毛詩合而亦作文王者因漢時三家盛行毛詩不立於學官傳左氏者多習韓魯詩遂誤作文王也且左傳釋比于文王之文爲經緯天地曰文毛公作詁訓傳正本之皆言以王季之德比於古昔經緯天地之王如上亦作文王謂以周文王比古文王終不免涉

嫌故知左傳當本作王季也杜預注云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已不知文王當爲王季如隋唐之儒劉炫春秋義疏陸德明左氏音義孔穎達詩禮記春秋正義等又無論矣

放勳日勞之

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晉義引丁音曰音駟或作曰誤也案趙注此節云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據趙意不以

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
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蓋日日二字形近易譌唐
石經日字皆作日釋文於日日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
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此疏云又言放勳有曰朱子集
注云堯言勞者勞之又云蓋命契之辭也皆誤讀日爲
日矣更有無識者橫取此勞之來之以下竄入尙書敬
敷五教在寬之後妄

屯如臚如

易屯六二屯如遭如釋文遭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
之貌案說文是部無字是部趁臚也从辵參聲趁趁

也从𠂔聲馬部𠂔馬載重難行也从馬𠂔聲𠂔𠂔𠂔
也从馬𠂔聲易曰乘馬𠂔如是易𠂔如字當作𠂔馬李
長云難行不進與許叔重載重難行之義正同是馬亦
當作𠂔也今本作𠂔蓋易或借用𠂔字篆文𠂔與𠂔偏
旁相似遂誤作𠂔說文引易屯如𠂔如作乘馬𠂔如者
此涉下文乘馬班如而誤猶引詩或春或𠂔爲或春或
掄之異而誤作或𠂔或𠂔也

周咨諏謀度詢

毛詩皇皇者華一篇皆用春秋內外傳爲說駢駢征夫
每懷靡及傳曰征夫行人也每懷懷和也魯語下皇皇

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周
爰咨諏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左傳襄
四年云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魯語云咨才爲諏忠
信爲周周爲咨謀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左傳云咨難爲
謀國語云咨事爲謀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爲度左
傳云咨禮爲度國語云咨義爲度周爰咨詢傳親戚之
謀爲詢左傳國語皆云咨親爲詢案左傳當云訪於善
爲咨毛傳以義增足故云訪問於善爲咨今左傳亦曰
訪問此後人依毛傳增也觀杜氏注此五句每句訓咨
爲問可證首句本無問字左傳毛傳同云咨事爲諏而

國語云咨才爲諏者謂咨賢才之謀也咨詢爲親戚之
謀咨諏爲賢才之謀合親賢之謀而謀無不周矣說文
云諏聚謀也賢才須合聚謀之又擇其善者從之爾雅
釋詁詢信也親戚者吾之諸父昆弟其謀爲吾所親信
不必聚合而擇之也國語作才較二傳作事義更精密
而韋注云才當爲事非也左傳咨難爲謀國語咨事爲
謀毛公合二傳爲訓故云咨事之難易爲謀猶左傳咨
禮爲度國語咨義爲度而毛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也
乃韋氏據左傳云事當爲難誤矣說文云慮難曰謀亦
讀難爲難易之難與毛公合而杜注左傳云問患難非

也左傳無忠信爲周而云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是周爲忠信矣故杜注云忠信爲周國語無訪於善爲咨而云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是咨爲訪善矣故韋注云訪問於善爲咨又毛傳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正義曰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琳案左傳上言

咨詢度諏謀而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故毛鄭杜氏
皆以五善謂咨諏謀度詢國語上云諏謀度詢必咨於
周下云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故韋氏并周爲
六德皆與內外傳本文合毛公旣用外傳則所言六德
當與韋氏同蓋旣得五者於忠信之人已又慎其事自
謂無所及於事則已之必忠必信可知矣以已之忠信
合所得於忠信人之五者則成六德毛鄭之說甚明而
孔仲達過爲區別亦誤也春秋正義引孔晁國語注云
旣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本毛傳爲說而正義
申之云言自謂知所無及懷靡謙以問知者此亦卽是

小三
一德故爲六德也亦不知一德卽言忠信也

緝寸焉

考工記梓人爲侯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緝籠綱者緝讀爲竹中皮之緝大昕案禮器如竹箭之有筠說文無筠字當從周禮注作緝舌維持侯者釋文緝于貧反或九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案于貧九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緝侯犬古犬兩反皆員聲字作緝儀禮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釋曰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此緝字作緝之證然說文系

部云緝持綱紐也从糸員聲同禮曰緝寸則綱緝字員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緝作絹爲繪如麥稍義別劉昌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絹非也

大城陳蔡不羹

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四國陳蔡二不羹正義曰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

今國語作惕惕焉因章注而行

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

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今知不然者以三之與四古雖積畫錯石難知但今諸儒所注春秋傳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國語是外傳之書何可執以爲真而攻左氏劉雖有所規未可從也案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卽此所謂二不羹也國語楚語上韋注云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亭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襄城

有西不羹

陸德明謂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今本蓋依左傳所改

又續漢書郡國志

二潁川郡襄城有西不羹劉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定

陵有東不羹劉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地道記

曰高陵山汝水所出又水經注二十一汝水又東南逕

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楚

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

前參藥勤勞省闢增封侯國襄城亭千二百五十戶卽

此亭也然則杜氏以不羹爲有二本之春秋外傳兩漢

書東觀記又與王隱晉書酈道元水經注皆合此條尙

不得竟以杜氏爲誤劉光伯謂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

後遷焉非是並時有二此說亦爲近理至據外傳言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則非也孔氏言諸儒所注本並云四國無作三者則鄭司農賈景伯服子慎等書皆作四國矣豈盡誤乎案賈誼新書大都云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彊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今大城陳蔡葉與不彊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彊居數年陳蔡葉與不彊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考賈生之言卽本外傳爲說則賈所見外傳本作靈王

城陳蔡葉不羹與內傳四國之說合水經注又云汝水

又東得醴口水

下皆云醴水

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

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

西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

城爲萬城或作万

舊譌方

字唐勒奏士論曰我是楚也世

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春秋

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

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曰葉公城卽

子高之故邑也據此可知賈氏以陳蔡葉不羹爲四城

之確正以葉與陳蔡不羹連合故謂多築列城於北以

遍華夏號此城爲萬城又云宏境萬里號曰萬城與內
傳大城之說合若特沈諸梁一邑之葉安得云萬城安
得云萬里蓋靈王大城四國至惠王分一葉以封諸梁
曰萬城者本合四國而言之一葉不得專有其名既分
之後猶號葉成爲萬城則相沿乎昔日之總名也韋本
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云今吾城三國云是三城也
云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蓋後來脫落
葉字故內傳亦誤同之劉光伯謂楚語再言三城豈如
賈書之四言陳蔡葉不羹一言四城爲可據乎

大昕案昭十三

年陳蔡不羹許葉連文卽子革所云四國也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杜氏不知十二年傳有脫文乃分不羹

爲二以足其數失其義矣新書最爲確證賈君正傳左氏春秋者

勿士銜枚

詩東山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正義曰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行陳二字後人妄加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監本銜字空闕今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釋傳云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敎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繯

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是枚爲細物也釋箋云初

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此二字亦後人所加銜枚之事

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案正義知孔本經作

勿士銜枚箋作無銜枚之事定本經勿士行枚箋作初

無行陳銜枚之事陸德明與定本同故於經大書勿士

行枚而晉之於箋大書無行陳而晉之唐石經及今本

皆從定本閒嘗爲之反覆參訂知孔本爲是釋文定本

皆非而正義云定本是者孔氏奉勅刪定不斥定本爲

非也銜行字異鄭箋卽欲改行爲銜應有行當爲銜四

字而正義釋經傳亦當別爲毛說今皆不然故知經本

作銜太平御覽

卷三十七

引詩勿士銜枚與孔合定本作

行者釋文云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然則王肅改銜

爲行以與鄭異王肅自云述毛定本爲肅所惑以爲毛

作行而鄭改爲銜遂誤從之定本以箋行陳爲釋經之

行以箋銜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旣同定本音箋行爲戶

剛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

爲鄭音銜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蓋陸氏原知鄭作

勿士銜枚特爲王肅所惑欲合鄭王爲一故於經具有

三音於箋又不覺誤同定本反不若定本於經亦音戶

剛反之爲可通矣此條孔勝於陸箋用穀梁莊八年傳

善用兵者不陳所以申上文前定之義非因箋有行陳之言也箋云亦初無亦字當衍孔本定本皆無

狼頭載躡

詩狼跋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傳跋躡蹇踳也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正義曰跋躡蹇踳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躡踳卻頓曰蹇也說文云跋蹇丁千反躡竹二反踳即蹇也然則跋與蹇皆是顛倒之類案爾雅跋躡也郭注引詩曰狼跋其

胡蹇踳也郭注引詩曰載蹇其尾釋文跋郭音貝蹇說文云蹇足不行與踳同又說文足部踳步行躡跋也从

足貝聲跋躡跋也从足支聲躡跲也从足質聲詩曰載

躡其尾夷部躡礙不行也从夷引而止之也

家藏寫本徐鍇說文

作躡

然則躡與跋躡與躡各異字毛詩狼跋其胡當作

狼躡載躡其尾當作載躡爾雅跋躡也當作躡躡也躡

跲也當作躡跲也今二書皆作跋躡因聲近假借正文

當作躡躡何以明之釋言兩訓正解此詩而郭氏跋音

貝是明知跋爲躡之假借矣說文躡步行躡跋也當作

步行躡躡也

如跋下云躡跋也可證躡古躡字說文文足部無躡是部有躡云躡也義別

說文

之躡躡卽爾雅之躡躡釋文蒲未反非也文選西征賦

亦狼躡而可憖李注文字集略曰狼狼猶狼跋也孔叢

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狼音貝考說文犬部無狼字狼亦跟之譌則詩之作狼跟有明證矣爾雅毛傳皆云蹢躅也而說文作蹢躅也蹢字一本訓爲合也一本訓爲礙不行也與爾雅毛傳義異釋言又云蹢躅也亦是蹢躅字而非闕蹢不行字故郭注云頓蹢倒仆以蹢爲蹢之假借也乃陸德明云蹢與蹢同孔仲達云蹢卽蹢也廣韻六至蹢蹢也頓也蹢蹢也頓也皆誤以蹢蹢爲一字釋文引說文云蹢蹢足不行案說文云蹢蹢不行也从𠂔𠂔者如𠂔馬之鼻與𠂔同意李陽冰云車前𠂔不前合从

車宜上畫平不山明矣徐鍇云凡專謹者事多闕故
从車不主於車廣韻云寔礙不行也據此知說文本無
足字陸德明引有足者陸意寔與蹟同因寔不从足故
以義增之耳學者欲刺取唐人所引以校今本說文有
不可輕信者若此

設服離衛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設君服二人執

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正義引服虔云二人執戈在
前在國居離宮陳衛在門是

以離衛爲離宮之衛與杜異師古注正義曰穆子言似

漢書云離列人君之侍衛也與杜合

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卽二

六二
戈是也漢書五行志中上設服離衛張晏注曰設服者
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執戈在前也是以設服離衛
爲二事案下文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此言圍
之設服也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此言圍之離衛也
張氏說與下文合杜注美矣君哉云美服似君注二執
戈者前矣云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則杜氏本作
二事正義云君服卽執戈非杜意也注蒲宮有前不亦
而居之雖君服無所怪
似以君服爲卽執戈也

五指之名

左傳宣四年子公之食指動杜注第二指也正義曰大

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元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
設決朱極三鄭元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
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
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
年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屢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
屢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
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指手
以中指爲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噍
鹽指也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九

經七千八百十二字
注四百十六字